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1984 年宣言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于第二届国际大会通过
印度共产党 (马列主义) 中央重组委员会
锡兰共产党
宣传鼓动共产主义集体【意大利】
特伦托共产主义委员会【意大利】
孟加拉共产党 (马列主义)
哥伦比亚共产党 (马列主义) 毛泽东区域委员会
秘鲁共产党
土耳其共产党 (马列主义)
海地革命国际主义组织
尼泊尔共产党 (火炬)
新西兰红旗组织
革命国际主义队伍【不列颠】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组织 (马列主义)【意大利】
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
哥伦比亚革命共产主义组织
印度革命共产党领导委员会
美国革命共产党
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多米尼加共和国】
伊朗共产主义者同盟 (萨尔巴德兰)

“今天，世界将要迎来重大事件。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正在迅速带来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以及世界各国革命的真正前景。”1980 年秋季第一次国际会议的联合公报中的这些词语的科学准确性不仅得到了世界近期发展的充分证实，而且自那时以来世界局势进一步恶化。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需要担负起极为严重的责任，即进一步组织和统一其队伍，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巨大挑战和即将到来的战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民族发展受到世界发展的深刻影响，前所未有的革命前景正在形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准备好突然变化和飞跃发展。我们必须加强革命警惕，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准备，以便为了我们的阶级利益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机会，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争取最好的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在当前形势下面临的任务，并自豪地接受和执行这一历史使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继续面对一场深刻而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反动政变以及恩维尔霍查的奸诈背叛之后产生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倒退，但在各大洲都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拒绝放弃共产主义的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进一步巩固团结，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前进。自 1980 年以来，我们发展了实力，扩大了影响和增强了领导力。我们的第二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虽然是在不利和困难的条件下举行，但它代表着我们的运动向统一和成熟的一次质的飞跃。通过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在革命阶级斗争中的经验，通过提供科学的领导和站在汹涌的革命浪潮的最前沿，可以而且应当建立一个反对修正主义和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可越过的屏障来完成那些要完成的任务。以下宣言是第二届革命国际主义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进行艰苦、全面的讨论和理论斗争后通过的。

目录

1 世界形势

- 2 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组成部分
- 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几个问题
- 4 苏联和共产国际
- 5 毛泽东、文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
- 6 革命共产党人的任务
- 7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国家的任务
- 8 帝国主义国家
- 9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统一

1.世界形势

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所有主要矛盾（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正在迅速激化。所有这些矛盾都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根本矛盾。如果不发生革命，美国和苏联领导的两个帝国主义列强集团之间的对抗必将引发战争，这种对抗正在极大地影响世界事件。

战后世界正在迅速分崩离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建立的“两极”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不再符合各帝国主义列强“和平地”扩张其利润帝国的需要。战后世界因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革命斗争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受到质疑。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相对稳定和建立在世界大多数被剥削的人民和民族的血与苦难的基础上的少数几个国家的相对繁荣正在瓦解。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再次兴起，给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带来新的打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说法更清楚地被体现出来。帝国主义制度和革命斗争的逻辑正在导致一个新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表现出来。正如斯大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十年前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盘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矛盾正在加剧，并且在将来会进一步加剧，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沉睡或忘记政治生活的群众都会卷入世界历史的漩涡。革命的共产党人必须为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及人民中革命的群众做好准备，加强革命斗争。

共产党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共产党必须动员和领导群众，做好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三战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永远不会对群众隐瞒真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力量领导或准备领导的革命战争，才能阻止这一罪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必须抓住正在迅速发展的革命机遇，引导群众加强各方面的革命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始革命战争，并在革命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加强准备。这样，共产主义的斗争就会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在斗争中的胜利就有可能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战阴谋，在各国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并为全世界创造一个更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形势。另一方面，如果革命斗争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共产党人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利用由这种战争及其伴随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所造成的愤怒，引导人民反对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利用敌人的弱点，将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正义战争。

由于帝国主义将世界纳入单一的全球体系，世界形势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因此，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必须立足于对整个世界局势的正确评估。这并不否定他们在评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战略和战术以及发展革命实践方面所面临的关键任务。除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正确地把握全球大局与各国具体情况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他们将无法利用全世界的大好形势来支持每个国家的革命。

必须反对在国际运动中孤立地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待革命，而不考虑整个共产主义斗争的倾向：列

宁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不是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处理他们的革命工作问题，而是“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

2.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组成部分

列宁很久以前就分析了世界分裂为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大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领土和人口，帝国主义掠夺这些国家，并让这些国家不得不处于依附和落后的地位。列宁主义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基本上由两股潮流组成——由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在帝国主义堡垒发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由被帝国主义征服的民族民族解放运动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股革命潮流的联盟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革命战略的基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时期中，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斗争一直是世界革命斗争的风暴中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稳定和“民主”建立在被压迫国家群众所受的残酷剥削和苦难的基础上。新殖民主义的发展不光没有消除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而且进一步使整个国家和人民屈服于国际资本的要求，并导致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战争。

当前世界矛盾的加剧为这些运动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它们带来了新的障碍和任务。尽管帝国主义势力在颠覆或歪曲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将它们变成帝国主义内部对抗的武器等方面做出了努力甚至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些斗争仍继续给帝国主义制度带来强烈的打击，并增加着整个世界革命的可能。

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国家在二战以后基本上没有革命形势，这反映了帝国主义统治在这些国家中的相对稳定。而它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强烈残酷剥削密不可分。然而，这些国家目前的革命前景比最近任何时期都更有利。历史表明，这种类型的国家的革命形势是罕见的，并且通常与世界矛盾的急剧激化（如当年世界的形式）有关。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斗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利于彻底夺取权力，而且这些运动后来随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低潮而消退下去，但是它的这个历史意义却并不因此被埋没。今天，日益尖锐的世界形势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这些国家中，例如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展了规模不小的反抗斗争以及一些国家内日益出现有力的反战运动，而这些运动也包含了一个更具革命性的部分。

在东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的国家中，国家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相对稳定中出现的裂缝越来越明显。在波兰，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在斗争中崛起，并对现存秩序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并将因世界矛盾的发展而增强。

重要的是让两类种国家的革命分子接受教育，以了解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之间的战略联盟的性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否认在无产阶级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重要性或其建成社会主义的能力，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的基本例子有：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声称民族解放斗争只有在“天然（帝国主义）盟友”给予“援助”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在原则上否定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方面，在最近一个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另一个倾向，它忽视了先进国家出现革命形势的可能性，或者认为这种革命形势只能是民族解放斗争进展的直接结果。这两种倾向都削弱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发展着的世界局势和在不同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革命的可能性。

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几个问题

自《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及它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国际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包含了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决定性胜利的时期以及最黑暗的反动和退却时期的不同类型国家的革命运动。在运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以建立，并通过同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不断斗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重要转折点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对抗。列宁与第二国际的斗争就是如此（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罗斯及其他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相对应）。毛泽东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苏联资本主义的复辟；社会主义中国阶级斗争的激化；全球革命斗争，特别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正在经历的深刻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去世后资产阶级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以及邓小平和华国峰的反革命政变等，与此同时，世界整体矛盾加剧，世界大战的危险和革命的前景增加了。今天，如同在其他伟大的斗争中一样，一开始为革命路线而战的是少数人，他们被各种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辩护者所包围和攻击。然而，这些力量代表着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当前复杂局势中的革命无产阶级制定前进的道路。这是因为：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

为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这样一条总路线，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正确评估我们运动的历史经验。如果不充分重视在流血的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那将是极不责任和与反马克思主义的。

今天，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与其他毛主义势力一样，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继承者，他们必须坚定地立足于这一遗产。但是，在这种遗产的基础上，他们也必须批评它的缺点。人们应该学习正确的历史经验。反思失败的历史经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应该思考并认真研究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有益的教训。

总结他们的遗产历史经验是一项集体责任，这必须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执行。这样的总结必须以不带个人感情的科学方式进行，应当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并充分考虑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受的限制。最重要的是本着让过去服务于现在的精神，以避免犯下用今天的尺度衡量过去的无视历史条件的形而上学错误。如此彻底地总结无疑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世界冲突的压力和革命可能性的增加，要求我们在今天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训，以便更好地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履行其职责。

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一定会体现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自从巴黎公社失败以来，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直抓住无产阶级的失败和缺点来混淆是非和主次，从而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不应该拿起武器”。他们常常打着“创造发展、与时俱进”的招牌，以所谓时代变化为借口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去总结无产阶级的优点和缺点，不去坚持或修改过去认为正确的观点，同样具有破坏性。这种做法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得脆弱，无法抵挡敌人的攻击，无法在阶级斗争中取得新的进步，并扼杀其革命本质。

事实上，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造性发展（而不是虚假的修正主义歪曲）始终伴随着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激烈斗争。列宁与公开的修正主义者及考茨基等以“马克思主义正统”为幌子反对革命的人进行双重斗争；毛泽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反对他们对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污蔑，并对修正主义的根源进行彻底和科学的批判的伟大斗争等，都是证据。

今天，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棘手问题，必须采取类似的方法。严重的危险来自于这样的人：面对毛泽东去世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失败或过时，认为无产阶级所获得的全部经验都必须受到质疑。这种倾向会否定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把斯大

林移出无产阶级领导人的队伍，并在事实上攻击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党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论点。毛泽东有力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一旦斯大林这把刀子被抛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在1956年所作的这一陈述，已经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为止的历史证实。同样地，在今天，毛泽东发展的革命科学也受到攻击，变得面目全非。事实上，这一切都是陈旧的修正主义在今天借尸还魂的翻版罢了。

“这种或多或少的公开的修正主义，无论是来自传统的亲莫斯科政党，还是来自中国修正主义篡权者的“欧洲共产主义”潮流（此处存疑，欧共潮流和中修有什么关系），或是来自托洛茨基派和小资产阶级列宁主义批评者，都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种或多或少的公开的修正主义，无论是来自传统的亲莫斯科政党及其“欧洲共产主义”潮流”，还是来自中国修正主义篡权者，或是来自托洛茨基派和小资产阶级列宁主义批评者，都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与此同时，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仍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敌人。这种潮流最尖锐地体现在恩维尔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政治路线中，它攻击毛泽东思想，即中国革命的道路，尤其是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这些修正主义者伪装成斯大林的捍卫者（实际上他们的许多论文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玷污斯大林真正的革命遗产。这些冒名顶替者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其成就，以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并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回归神秘的“教义纯洁”的基础上效仿他们。这条霍查主义路线的许多特征与老修正主义相同，包括让苏联修正主义（以及反动派）得以同时从公开反列宁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和霍查隐蔽的反列宁主义中获利，这也证明了他们共同的资产阶级思想基础。

坚持承认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质的发展，对于国际运动和当今世界上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其他革命思想家是一个特别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原则上必须捍卫和发展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重大贡献。因此，是否坚持它与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正确。自列宁逝世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它们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肯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不坚持和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打败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4 苏联和共产国际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开启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新阶段。十月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发展的生动实践。工人阶级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粉碎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统治，并挫败了剥削阶级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图谋，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型的先锋队政党——列宁主义政党起到了核心作用。

俄国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伴随它的革命运动激增时期的世界紧要关头，它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从一开始，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就认为革命的成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它的意义是：它是在全世界打败帝国主义，根除剥削和建立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俄国革命之后，在吸收了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重要经验教训和在反对已经毒害并最终成为绝大多数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国际。俄国革命的发生和共产国际的建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客观发展有关，它们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从基本上仅限于欧洲扩大为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世界性的斗争。

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强调了被压迫民族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反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那些人认为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否定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俄国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的革命运动以世界革命和一些国家的工人试图夺取政权为特征。尽管新成

立的苏联对此提供了不屈不挠的援助，列宁也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给予了政治关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中的危机的暂时解决、帝国主义列强的剩余力量较强大以及革命工人阶级运动自身的弱点，共同导致了苏联境外革命的失败。

列宁及他的继任者斯大林面临着维护苏联革命成果和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必要任务。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人发动了一场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斗争，那些派别声称苏联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数量巨大的农民的存在和苏联在国际的孤立使得社会主义无法建成。这种错误的投降主义观点在理论上被驳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农民都为根除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集体农业和建立新的不再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而斗争。

这些激动人心的斗争和从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提高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威信。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受压迫的人民正确地认为社会主义苏联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为苏联工人阶级所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并为苏联辩护，反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攻击。

然而，回想起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即使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的社会主义大变革时期，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和缺点。其中一些弱点的来源可以解释为当时缺乏先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除了短暂的巴黎公社）以及帝国主义针对苏联的严厉封锁和侵略。然而，这些问题因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错误而更加严重。毛泽东在捍卫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的诽谤的同时，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认真而正确的批评：毛泽东解释了斯大林的错误的思想基础：“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斯大林最根本的错误是未能在所有领域彻底运用辩证法，从而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性质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方面得出严重错误的结论。斯大林在反对旧剥削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在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反映和集中出来，因此他错误地宣称“对抗的阶级”在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所有制已基本建立的苏联不再存在。同样地，他未能将辩证法彻底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分析。因此，苏联领导层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再存在矛盾。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建立后，他们没有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也没有让生产关系不断革命化。

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错误理解也导致了斯大林未能充分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采用官僚方法处理这些矛盾的明显倾向，并为敌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列宁逝世后的这段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继续在推动世界革命，发展和巩固新成立的共产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场有重要意义的共产国际大会在 1935 年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全世界正处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和帝国主义袭击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大，德国法西斯主义掌权，德国共产党遭到粉碎，其他一些国家也建立了法西斯主义政权或存在法西斯掌权的威胁。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有必要制定一个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战略路线。

由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国际运动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大会报告进行清醒的和科学的评价。特别必要的是深入研究德国共产党失败的原因。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鉴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我们发现当时有三个显著的认识上的错误。

首先，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之间的区别，对共产党来说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时共产国际采取的方式却倾向于绝对地区分这两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并制定反法西斯的斗争战略。其次，大会提出了一个论点，认为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贫困化将在先进国家创造弥合工人阶级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列宁在他关于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的著作中如此有力地分析了这一分化。虽然深刻的危机肯定会破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贵族的社会基础，并

导致共产党真正有可能同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大部分工人联合起来，但如果认为从任何一种战略意义上出发工人阶级的分裂都可以得到弥合，那是不正确的。第三，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专政是危险的，它为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倾向敞开了大门，使一部分垄断资产阶级被看作是进步的。

虽然有必要总结这些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但同样有必要承认共产国际，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是共产主义革命斗争的成果的一部分。应当反对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企图从确实存在的错误中得出反动的结论的企图。即使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也动员了数百万工人去反对阶级敌人，并领导了人民英勇的斗争。在这些行动中尤以组织国际纵队反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著名，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都流下了鲜血，它的斗争精神鼓舞着每一个后来人。

共产国际也正确地强调了应当去保卫社会主义苏联。但是，当苏联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做出某些妥协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却往往不理解毛泽东在 1946 年阐述的结论（关于苏联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妥协）：“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此外，这种妥协必须首先考虑到世界革命运动的整体发展，并且它对于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捍卫被帝国主义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成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必要进行外交斗争，有时需要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不同类型的协议。但是，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服从于世界革命的总体进程，决不能将其视为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当然更不是替代）。在某些情况下，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是主要的任务，但这正是因为保卫它对世界革命的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些教训，有必要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仅仅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因为即使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洗脱自己对战争的重大责任，我们也不可以忽略在二战中的其他有别于一战的新要素。1939 年二战爆发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它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但是，当希特勒的德国军队转向进攻苏联时，战争性质就发生了足以影响世界的巨大变化。苏联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引来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受压迫民族的支持和同情，他们受到红军与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英勇抵抗的极大鼓舞。这不仅仅是对侵略受害者的同情，也是对捍卫苏联就是捍卫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大本营的深刻信念。同样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战争也发展起来，它是不折不扣的正义战争，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特别是在苏联加入战争后，战争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特征。它成为四个部分的有机组合：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国家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水平。

这些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主义势力的增长、法西斯帝国主义势力的失败、帝国主义的弱化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的加速。另一方面，它们也导致了帝国主义对世界的重新瓜分，而美国在帝国主义者中担任了强盗头子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取得了巨大的革命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在这期间犯下的严重的错误，并深入总结它们发生的原因、经过，以便更好地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准备。特别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把上述矛盾进行折中的错误。从实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外交斗争和国际协议越来越与各国共产党组成的共产国际的活动混淆起来。这个问题也导致了较强的对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妥协倾向。在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的欧洲国家，从动员群众的角度来看，让共产党利用民族情感获取战术上的优势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将这些战术措施提升到战略层面则是错误的。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与苏联同盟的帝国主义列强下辖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被错误的阻拦了。

在承认和捍卫这个重要时期及其之后几年中发生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的同时，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不得不加深对这些时期内发生的错误及其基础的认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未变得十分坚固。在大多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只进行了少量的革命性转变。在苏联，强大的修正主义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增强了力量和影响力。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势力，从各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攻击，并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者在苏联的政变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蜕变（在政变以前就存在）。普遍存在的修正主义癌症已经损耗了组成共产国际的许多（包括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政党的力量。在苏联以外的许多其他地方，原来还用共产主义装点门面的许多政党快速蜕化到现代修正主义立场，革命力量被窒息。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苏联无产阶级被战争所削弱并被严重的政治和思想错误解除了武装，因而无法对修正主义的叛徒进行任何重大的反击。

5.毛泽东、文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

在赫鲁晓夫的政变刚刚完成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开始分析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并坚决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们在1963年出版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25点）中全面公开谴责修正主义，并向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出“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号召。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起源于这一历史号召和伴随它的论战。

在《建议》和论战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坚持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驳斥了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理论；

坚持了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反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

支持和鼓励了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揭露“新殖民主义”下的虚假独立状况，驳斥了修正主义的立场，即应该避免民族解放战争，因为它们危及“世界和平”；

对斯大林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作出了全面的积极评价，并驳斥了把斯大林称作“屠夫”和“暴君”的诽谤，同时对斯大林的错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批评；

反对赫鲁晓夫把修正主义路线施加于其他政党，并批判了多列士、陶里亚蒂、铁托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

提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点；

呼吁彻底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修正主义的根源。

这些观点，以及《建议》和论战中所包含的其他观点，仍然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准。通过这些论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修正主义者中脱离出来，建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论战代表了毛泽东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毫不妥协的决裂，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充分基础。然而，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甚至在批评他们时也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些论战和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诞生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论战和斗争中的次要的、消极的方面。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建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这种严重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在这种类型国家发展的观点，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利益。无论这种国家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有怎样的联盟或这种联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平等的性质，这种利益并没有被出卖，而是被执政的垄断资本家阶级所捍卫，因此，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被鼓励去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视为自己利益的最佳捍

卫者。这种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应该被否定。

尽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反对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但没有找到在国际上发展共产党人在统一的必要形式和途径。尽管他们在思想和政治统一方面做出了贡献，但这并没有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组织团结的努力上。中国共产党夸大认识了共产国际的消极面，这些消极方面主要是过度集中化造成的，它导致各国共产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遭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尽管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批评了“老子党”的概念，指出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害影响，并强调党内兄弟关系的原则，但是如果缺乏一个经过辩论斗争后形成的国际组织，那么就会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甚至让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在重建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抗现代修正主义的结果，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新一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青年为打倒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进一步彻底改造社会而战斗，它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数百万人参与的席卷全球的革命热潮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造社会的最先进经验。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第一次明确了解到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本质；认识到起来推翻不可避免地要从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党的领导层中）出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必要性，并努力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铲除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间都取得了不断的胜利，它阻止了中国于此期间的修正主义复辟，并引起了教育、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和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变革。数百万工人和其他革命者在尖锐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中极大地加强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并且让他们更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一步增强了他们掌握政权的能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国际斗争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训练基地，这些不仅体现在它对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支持，而且体现在中国人民为支持世界革命而做出的真正牺牲。江青和张春桥等新的革命领袖出现了，他们与群众站在一起，带领群众与修正主义者展开斗争，并在面对痛苦的失败时后继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鉴于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宝贵的成就和教训，列宁提出的这一标准应该进一步延伸。现在可以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下还客观存在阶级、对抗性阶级矛盾和持续的阶级斗争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

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生命力的生动证明。它表明，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之前所有的只能导致一个剥削制度取代另一个剥削制度的革命。文革是各国革命者的灵感来源。由于它的这些伟大作用，所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都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进行持久和恶毒的攻击，出于同样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成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中国的许多修正主义者在国内、党内继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推行了对重建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脆弱努力造成较大伤害的路线和政策。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外交政策以及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他们背弃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或者试图让这些斗争从属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反动的暴君被他们错误地称为“反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多地被团结到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旗帜下，西方集团的某些帝国主义势力被描绘成世界上的中间以甚至是积极的力量。甚至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支持的许多亲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始无耻地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甚至支持或默许针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的冒险和战争准备，苏联越来越被视为在全世界的“主要敌人”。所有这些倾向都充斥于政变后的中国和修正主义者随后对“三个世界理论”的阐述，他们试图扼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咽喉。修正主义诽谤称“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正确的驳斥。但这还不够。必须通过批判其背后的概念来深化对“三个世界

理论”的批评，并且必须调查这一理论的根源。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修正主义篡权者不得不公开谴责反对这种反革命理论的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矛盾或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目前由于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转变，这一矛盾已暂时不存在，但总结共产主义运动在处理这一矛盾中的经验仍然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因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再次处于一个或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敌人对立的状况。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国的走资派发动了一场恶性政变，逆转了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革命者，制定了全面的修正主义纲领，并向帝国主义投降。

这次政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者的抵制，他们继续为恢复该国的无产阶级统治而斗争。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革命共产主义者看穿了华国峰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和揭露了中国的走资派。在国内和国际上对政变的这种抵抗，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他不知疲倦地让无产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武装起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所做的理论工作，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仍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阐述。尽管都被迫面对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但是这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思想上更好地为1976年的令人惋惜的事件做好了准备，而不是像二十年前苏联的修正主义政变之际那样的毫无防备。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在一个拥有着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复辟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个政党曾是国际运动的先锋）的控制会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世界范围的革命斗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以前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党派都接受了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及其“三个世界理论”，完全放弃了革命斗争。由于这一点，这些政党士气低落，失去了革命信念，它们遭受了大的危机，甚至完全崩溃。即使在其他一些拒绝接受中国修正主义者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势力中，中国的失败也导致了士气低落问题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质疑。当恩维尔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面攻击毛泽东思想时，这种倾向进一步恶化。

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场危机出现于中国政变后，但这场危机的深度和结束这场危机的难度表明，在1976年不同形式的修正主义已经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当强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继续对最近和以往国际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的根源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反对还在持续进行的修正主义的影响，坚持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历史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

6. 革命共产党人的任务

各国的革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加速世界革命的发展——依靠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团结革命的同盟军并历经必要的革命阶段以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要为消除一切剥削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残余而奋斗，从而在全世界实现进入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首先必须记住他们存在的理由并以此为根据进行实践，否则他们将对革命毫无用处，甚至蜕化成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历史经验表明，既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党应该沿着列宁主义的路线前进，并且应当可以在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中吸引和培养最优秀、最优秀的革命分子。现如今，在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内都没有这样的党。即使是存在这样的党，它们在组织上和思想武装方面往往都不够强大，而如此是不能很好地把握未来的革命机遇和满足未来的革命要求的。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建立并加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摆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重要任务。

在没有马列主义政党存在的国家，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而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党就成了革命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案策略是建立党的关键，它既应当涉及考虑到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还要考虑到整个世界的局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同群众建立紧密的联

系，在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实行革命的群众路线，并且特别地，需要解决那些为了革命事业向前发展而必须处理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党的建设任务就会变得毫无效果，就会脱离革命实践并以失败告终。另一种错误思想是，认为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或应该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后才可以建党。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政党首次成立时，它的初始成员人数都不会太多；但无论如何，把革命分子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加强党对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的影响的任务是一项不变的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在同各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作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在建立先锋党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学习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在期间他为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先锋队性质而斗争。毛泽东对党内两种路线斗争的理解，对“党内无派”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改造党员思想的需要强调，丰富发展了列宁的先锋党的基本理念。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实践就会陷入黑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具体分析社会和世界情况的过程中，必须深化对革命理论的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将分析新现象的阵地丢弃给其他人，必须积极开展一切有关于革命运动问题、重大社会问题和争议问题的理论斗争。

建立并组织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在思想上坚定地确立夺取政权的目标，并且努力使得自身及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为此做好准备。正如1980年秋季联合公报所说，“简言之，共产党人是革命战争的拥护者。”这种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都应当成为一个培养革命群众掌权能力并改造社会的重要平台。即使在尚不具备群众武装斗争条件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也必须开展必要的工作，为这些条件的出现做好准备。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原则：反动派是无法容忍真正的革命党的，因此马列主义政党需要时刻作好应对反动派镇压的准备。不论在怎样的国家内，不论它们革命的任务和阶段有何等的差异，不论革命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条原则都对马列主义政党有一系列意义。

在参与或准备武装斗争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该利用不同形式的合法和（或）公开活动。历史表明，合法的、公开的工作是重要的，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同时应当与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阶级本质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人都不应放弃警惕，以至于失去在党变为非法状态时可以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的的能力。应该对历史上革命党在进行合法、公开斗争的同时而保证自己不至于陷入议会路线的矛盾经验进行总结，得出适当的教训。

即使报刊在不同国家的革命道路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为了执行其革命任务，为群众夺取政权做好准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以自己的期刊武装自己。这样的共产主义期刊不能是小众的和狭隘的，也不能是枯燥的和教条的，它应当对时事进行分析评论、对一定的政治事件进行曝光，并且用全面的看待社会及世界的观念来武装觉悟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

每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必须建设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队伍，都必须使本国运动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使其从属于世界革命斗争。政党必须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自己的队伍、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革命群众，使其不仅仅认识到国际主义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对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意识到无产阶级是世界范围内具有同一阶级利益的同一阶级，面临着同一个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且共同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任务。

对国际主义观点进行教育和宣传，是革命党和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后继续推进革命所必须实行的任务。夺取政权，以至于建立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应当被看作是革命的结束。相反的，它应当被看作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曲折漫长的革命过程的一个部分。

7.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任务

从二战结束起直到今天，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与新殖民地国家就成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场所。在这段时间里，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包括革命武装斗争——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在二战以后的民族民主运动浪潮当中，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有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幸归于失败。在一部分国家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掀起了民族解放的浪潮，但它并没能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或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相反，胜利的果实却被新的剥削阶级窃取——这些革命的投机分子往往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必要批判地总结过去数十年间这些国家的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制定革命的战略战术时，我们仍然要参考毛泽东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在这些国家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外国帝国主义、国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它们是与帝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并依附于它的阶级。因此，革命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将直接导向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对象与任务，决定了无产阶级应当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以增强政治力量。但是，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实力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在恰当的情况下发展独立的武装力量，在革命群众中间——特别是在贫农中间——建立威信。此外，必须把统一战线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因此，开展土地革命（即开展反对半封建剥削的斗争，兑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应当成为新民主主义纲领的中心环节。

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经受的剥削往往十分沉重，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暴行也是持续不断的。统治阶级经常赤裸裸地对群众施以残暴的独裁统治；即使在那些代议制国家中，民主制度也不过是遮掩独裁统治的面纱罢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群众不得不站起来开展革命斗争——这些斗争又常常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畸形而不平等的发展模式，统治阶级往往难以维持稳定的统治秩序。因此，革命通常采取长期斗争的形式，革命力量可以在农村地区建立各种形式的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独立扮演重要角色。这就要求无产阶级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群众当中获得威信，锻炼自己的能力。历史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即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加入到了革命队伍中来，它们也不能承担起领导新民主主义的任务，更不用说将革命进行到底了。与之类似，历史证明了诸如“反帝阵线”（或类似的“革命阵线”）这种不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组织的破产——即使它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伪马克思主义）的。尽管这种革命组织面对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甚至还能给予帝国主义有力的打击，但是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看，它们都不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渗透。甚至在这些组织业已掌握了政权的地方，它们也不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它们都会被帝国主义势力颠覆，或者它们自己就会成为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反动统治者——这些都是迟早的事。

在统治阶级采取高压政策甚至法西斯手段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利用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来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例如，共产党可以与其他阶级的政治力量签订暂时的合作协议。然而，这种策略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党的领导的基础上。这种政治同盟的应用，也必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整体服务，而不能将反对独裁政治的斗争作为一个单独的战略阶段——因为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不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环节罢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将无产阶级与革命群众武装起来。这不仅仅是由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迫任务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各阶级之间、敌与友之间复杂的（甚至常常是矛盾的）利益关系决定的。同时，为了使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尽快实现，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也是极为必要的。

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言，有一条原则性的东西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力求使

理论掌握群众——开展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理论觉悟。为此，我们必须定期发行共产主义报刊，将社会革命推进至思想文化领域。

近年来，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流行着这样一种修正主义观点，它否认我们提出的革命的基本方针：否定无产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否定或机会主义地歪曲关于人民战争的观点，否定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过去，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既有可能披上“左”的伪装，也有可能表现为赤裸裸的右倾。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宣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们则主张资产阶级应占据领导地位。然而，这种公开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却常常与古巴领导人推崇的“左”倾武装修正主义融合起来。这种“左”的修正主义将群众与武装斗争隔绝起来，宣扬将革命的两个阶段合而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否定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和其他群众开展斗争的必要性，是在束缚工人阶级的手脚。这样又怎么能够铲除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扭曲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滋生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呢？目前，这种修正主义的新形式正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渗透和控制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常用伎俩之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把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正确结论作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国家具体情况、制定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才能在这些国家中正确地开展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在那些真正的革命者中间出现的一种新的错误思想。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亚非拉的被压迫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在社会阶级结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形式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倘若我们不对这些差异进行彻底的、科学的研究，不了解国际环境和个别国家发生的变化，而只会机械地照搬先前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那么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遭到损害，我们的革命力量也会被大大削弱。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武装革命斗争。在革命当中，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得以将数量可观的群众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在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之下保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武装力量的过早尝试，不可避免地涂上了发展不充分的色彩。它们在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漏洞必然会表现出来——无怪乎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会抓住这些错误和弱点，谴责这些革命者为“极左分子”或更糟。然而，这些经验总的来说必须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一份重要遗产，它为运动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在广大被压迫的亚非拉国家中仍然存在良好的革命形势。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革命形势并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它也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将这句话牢记于心。我们绝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认为革命的开始和结束、失败和胜利都取决于主观因素（即共产主义者）的发挥。这种夸大意识作用的错误观点来自“林彪主义”。尽管总的说来，武装斗争在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中是必要的、合意的，但是在某些时候，它也有可能成为不必要。

当革命进入低潮阶段时，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制定恰当的策略，避免鲁莽轻率之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忽视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安排；恰恰相反，应当在等待有利条件出现的同时，制定适应于各种具体情况的斗争形式，以推进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此外，有必要对一种错误观点进行斗争。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延迟开展武装斗争，直到进行全面革命战争的有利条件出现为止。这种观点根本否定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否定了毛泽东的观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形势对于个别国家的革命形势有着巨大影响。倘若不考虑国际形势，那么当它大大加快了革命进程的时候，我们就会束手无措。

目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极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因此，新殖民地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和组织还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紧迫任务。我们必须考虑到，由于与各帝国主义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很有可能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泥潭。我们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战争中可能发生各种具体情况，并根据这些情况来制定我们的策略。受客观条件所限，这些国家的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普遍认识不足。因此，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积极地教育他们，激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战争提供的有利条件，力图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战争。

1980年秋季联合公报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帝国主义在统治它的附庸国家的同时，也会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进这些国家。这种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某些附庸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十分迅速。因此，仍然将它们称作半封建国家是不恰当的。我们最好将它们称作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国家——即使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有相当的影响。

针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我们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就革命的道路、任务、性质及其所依靠的阶级力量做出正确结论。但无论如何，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仍然是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

对帝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影响以及那些被正确称为“资本主义占主导的”被压迫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仍是国际运动的重要任务。然而，根据过往的经验，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些过去曾是殖民地的国家里，（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引入消除了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这种观点是由托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提出的，它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一下子就抹杀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实际上，帝国主义一直以来就是被压迫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带给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给它们带来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而是使它们走上极端不平衡发展的歪路——这一切都是由帝国主义的实际利益决定的。可见，即使在那些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被压迫国家，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仍然是第一阶段革命的主要目标。

虽然在这些国家里，革命的道路可能会与半封建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存在极大不同，但总而言之，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一场反民主革命仍然是必要的。

在革命中，城市相对于农村的权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是由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此外，在那些以农村包围城市为革命道路的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大规模的暴动亦有可能引发城市群众的起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件——当然，这必须在农村包围城市地战略框架内进行。尽管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党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条件下调动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能力，都是影响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发展之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就已经建立了中央国家机构。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常常具有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中央国家机构，是由帝国主义势力包办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国界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阴谋侵占的结果。因此，在这些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存在着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与残酷的民族压迫。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从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问题。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之道也应当在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中寻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坚决地维护多民族半殖民地国家中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

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国家中将面临着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必须继续坚持和捍卫毛泽东在这些国家革命道路和性质方面的基本理论，保卫和

发展六十年代的那些革命尝试及其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分析过去的革命经验与革命的现存条件。

8. 帝国主义国家

正如联合声明所指出的那样，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十月革命的战略和战术，对于马列主义者仍然是极具参考价值的。”由于列宁关于准备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已经遭到修正主义的严重诋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申这一点并加深对它的理解。

列宁正确地强调，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革命运动发展为一个全面的政治运动。只有这样，当条件成熟时，工人才能够领导革命力量投入到反对反动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去。他还指出，这种革命运动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中自发地发展起来——这是因为，经济斗争不过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次要领域。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将群众的注意力从狭隘的自发斗争上“移开”。这种片面的斗争，会使群众醉心于对劳动力价格的斤斤计较，醉心于工作环境的有限改善。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必要通过政治教育和分析社会各个领域（政治、文化、科学等）的重大事件，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从工人的直接经验“外部”灌输给他们。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形成，无产阶级群众才能认识到它的革命任务和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性质和作用。

列宁还着重指出，宣传和鼓动工作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革命事业而言还远远不够。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政治的和革命性的实践——群众才能够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和强大的战斗力。这样，再加上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的影响，群众就能够在阶级斗争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在自己的实践经验中教育自己。

列宁非但没有鼓吹“工人阶级的统一”这种空洞的口号，反而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必然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即工人阶级的分裂。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常常分裂为两个部分：一边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群众，另一边则是与垄断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工作贵族。

列宁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把无产阶级与“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他极力以革命的精神宣扬帝国主义战争的失败主义，坚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

列宁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的可能性是与国内形势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尽管国内形势并不经常为革命提供有利条件，但它却始终始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缓慢地积累社会主义运动在群众当中的影响；列宁剖析了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指出，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内，若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应该是为未来的特殊时期做好准备，而不是静静地等待时机的出现。

虽然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十分清楚明白，它们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之重要性也显而易见，但是很多列宁主义者却常常对它们视而不见，或者或多或少地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第三国际成立之初，有的共产党内出现了在革命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群众党”的路线偏差以及经济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思潮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在许多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了神圣的教条。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错误而又危害极大的思潮；这种思潮无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极力主张维护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

不幸的是，六十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极不彻底的——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判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也承认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但是，总结修正主义的历史根源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总的来说，在革命工作当中，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倾向于三十年代一些共产党的错误路线，而不是在列宁领导下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相当一部分的新生革命力量错误地走上了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渐渐走上了另外的道路。它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工人的现实斗争上来，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会作斗争。但是，对于经济斗争和“普通工人”的崇拜，使得它们无法将工人争取到革命的阵营中来；相反，这还对它们的党员和党本身造成了严重的腐蚀。经济主义的路线，甚至一度在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间成为了主流。然而，它却是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支柱的那些原理水火不相容的。对于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而言，他们之所以入党，是因为他们想要为世界革命的进程做出贡献，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在六十年代，进步青年们把革命运动传播到工人当中并与无产阶级相融合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种愿望是一种强大的、正确的革命感情，但它却被经济主义的暗流所歪曲、扼杀。更糟的是，随着世界革命浪潮的消退，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逐渐趋向于保守，试图在非革命的基础上争取追随者。这些政党所执行的任务，同革命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革命理论的被扭曲、革命队伍士气的低落，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盛行。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工作”这个概念的混淆（更确切地说，是缺乏这些认知）而进一步加剧。有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争辩犯有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也包含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国际主义者反对美帝国主义（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策源地）的合理愿望越来越多地与增进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相融合，特别是当这些国家与美国或苏联产生矛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国际事务方面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这些立场与国际主义背道而驰。这种立场客观上让这些政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反革命镇压。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马克思列宁政党在 1976 年中国政变之前就已经采取了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路线。

这两个严重和互相关联的错误，即经济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包括修正主义萌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导致中国政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在欧洲崩溃的主要主观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和加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必须着重反对这些倾向的影响。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挣扎时，革命青年的某些部分试图找到一种“新意识形态”和一条不同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很大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吸引力反映了他们实现革命性变革的愿望。然而，这些力量无法发挥彻底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它们不是唯一彻底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国家，少数人转向恐怖主义，这是一种不依赖革命群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对如何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有错误观点。虽然这些恐怖主义运动似乎非常“革命”，但它们往往也包含了一系列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例如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解放斗争”，捍卫帝国主义苏联，等等。这些运动与经济主义有共同的根本错误，它们都不把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斗争并以此准备革命作为中心。

虽然“挖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制定革命路线的起点，但它仍然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今天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许多重要方面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俄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自十月革命以来，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已经积累了大量（正面和负面）的经验。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导致了这些国家的一些重大变化，包括农民在一些国家已经彻底消灭，小资产阶级新部分的迅速增长等等。然而，最重要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主义大大增加，其基础是他们对被压迫民族的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的两极分化。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一个庞大的、根深蒂固的、有影响力的工人贵族，它从帝国主义中受益，并乐意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帝国主义加剧了这些工人贵族与工人阶级（包括产业后备军，即失业者）的另一个重要阶层之间的矛盾。那些工人是贫穷的，他们渴望为彻底改造社会而战。在主要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下层主要来自被控制国家的移民工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组成。工人阶级的下层是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大量工人，有时甚至是大多数工人，处于工人阶级的这两个阶层之间。他们虽然没有像工人贵族

一样从帝国主义中受益，却也受到长期相对繁荣的影响，通常没有革命的情绪。随着危机的深化，特别是革命形势的到来，争取这些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同反动的工人贵族及其政治代表之间的斗争的重要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虽然不应忽视在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中开展工作，但应该主要把工作放在工人中最具潜在革命性的阶层上。

如果不注意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就不可能建立革命运动并让革命胜利。虽然党不应该把自己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斗争上，也不能让党和群众在这种斗争耗费过多力量，但党也不能不做与之相关的工作。领导经济斗争与经济主义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认真考虑这些斗争，尤其是那些有可能超越传统界限的斗争。这意味着要去开展与这些斗争有关的工作，以促进群众特别是在革命成熟的条件下转变到革命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努力实现列宁的号召，将工厂变成共产主义的堡垒。这不仅关于革命准备的重要政治问题，而且是对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

除非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通过实施与发展革命群众路线并且在革命群众中扎根，否则他们利用革命形势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在任何斗争中，仍然应当坚持由布尔什维克党制定、列宁总结的策略及工作作风，这也是我们的基本准则。但是，为了发展革命的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抛开那些关于以往的“正确”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的教条，而去分析当代帝国主义的具体特征和群众斗争的本质，为革命实践寻找有利的新根据，发展适应新形式的斗争和群众组织。

正如列宁所生动地表达的那样，共产主义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虽然应当主要以无产阶级中潜在的最具潜在革命性的部分作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努力在包括部分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其他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

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另一些对无产阶级革命或多或少存在着有利帮助的因素，即在这些“野兽”的体内存在着被压迫民族及少数民族。通常说来，大量来自那些民族的无产者是那里的多民族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除此之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族问题也会涉及被压迫民族的其他阶级或阶层，而这也导致了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这种情况经常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内引起激烈的民族斗争，如果那些无产阶级政党妥善地利用这种斗争，并在适当的情况下维护民族自决权，那么这种斗争就可以在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东欧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临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制定正确战略和战术的任务，他们既要考虑到由于苏维埃社会帝国主义在那里的统治所带来的任务，也不应忽视推翻这些国家本身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中心任务。

当前世界出现新的世界大战的趋势以及它所带来的危险和革命机遇要求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高度重视世界战争和革命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向人民揭露帝国主义在进行的战争准备，特别是其“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及其活动。他们必须向群众表明，这场战争源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而战争是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延续，只有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才能根本制止战争并消灭其根源。共产党人必须尽全力地区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教育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看透在民族旗帜之后被隐藏起来的血腥帝国主义的本质。

共产党人必须在群众中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帝斗争，即使这些斗争不是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者领导的，党也必须始终如一地在实践中培养激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帝国主义国家的群众现在与日俱增地感受到了来自可能要爆发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所以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开展反对战争准备的群众运动，并解决由这些运动所带来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政

党必须支持这些运动中的革命分子，并努力把他们的争取过来。党必须与有反对战争意愿的群众团结起来，同时戳破那些认为单纯的所谓“和平运动”就一定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幻想，尤其是反对那些在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下的为了不让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战争破坏而打算牺牲世界其他国家的观点。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准备的斗争中团结组织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应该提出或支持所谓“无核化”主张，或是所谓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废除帝国主义集团等虚无缥缈的主张。即使是在较小的无核国家中，共产党人也必须不断地向群众强调世界大战的挑起者是帝国主义，并且无论是哪个帝国主义国家都难逃其咎，唯一真正的解决这种世界大战的办法就在于革命，而不是任何虚幻的、归根到底是反动的去实现“中立”的努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为自己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做好准备，这样，如果革命无法阻止世界大战，那么也要利用帝国主义者的弱点，在不可避免的广泛的人民对战争的仇恨的基础上，让这种仇恨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并努力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革命战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以革命的精神而采取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失败主义立场。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共产主义的报刊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的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报刊必须是党的集中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面临着继续打击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任务，并以此限制缩小这些思潮在其队伍中的有害影响。要完成这个任务，关键仍然在于捍卫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制定的一系列原则。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反对教条主义，坚定原则，灵活战术，科学地研究过去几十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从中进一步发展适用于当下具体情况的革命战略。

9.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统一

共产主义运动是而且只能是一个国际运动。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的起源《共产党宣言》便号召道：“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共产国际的成立以及随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将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正处于危机之中，人们迫切需要国际的团结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组织的过程中，国际无产阶级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分析这些经验时，首先应当对世界党的概念及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上的共产国际的过度集权进行评判，以便从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积极成就中吸取那段时期的适当的经验教训。我们还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消极方面的过度估计加以评判，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估计导致它拒绝在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统一组织方面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

在当今这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关头，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面对将要面临的挑战——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吸收了过去宝贵经验的新型国际。必须在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面前大胆宣布这一目标，像我们的前辈——从巴黎公社到上海无产阶级造反派一样，敢于决心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组建这样一个组织很可能要面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方面，马列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关键的任务是确立一条总路线和一种正确、可行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当今世界的复杂现实环境及其带来的挑战。

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职能将是继续深化总结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总路线，以并成为一个全面的政治领导中心。这些任务要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民主集中制

的组织。但是，它不能与一个国家的政党的运作性质相同，因为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组成部分将是不同的政党，它们在领导各国革命上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每个政党都要承担本国的革命任务。

考虑到在第二次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会议上取得的思想政治团结和成熟程度，他们必须首先采取以下初步步骤，以求完成上述更高的任务：

1.必须发展一份国际刊物，作为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工具。它必须既用于发表分析和政治评论，也用于国际运动问题的辩论。它必须翻译成尽可能多的语言，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其他革命力量中大力进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与刊物保持联系，定期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和批判。

2.帮助建立新的马列主义政党和加强巩固现有政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必须为整个国际运动找到帮助不同国家的马列主义者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途径和方法。

3.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要开展联合、协调的运动，五一活动要在统一的口号下进行。

4.不同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应执行得到国际会议通过并经这些政党同意的政治路线和决定，同时继续就分歧进行有原则性的斗争。

5.一切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都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进共产党人团结所涉及的各项任务作出财政上的和实际上的贡献。

6.必须设立一个临时委员会——一个政治中心的萌芽，领导推进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团结，包括为共产主义运动起草一份总路线的提案。

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经过原则上的斗争后达成的更高层次的思想政治团结基础上的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总纲领，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但是，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的必要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呼唤真正的革命领导。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势力，即使他们仍在继续努力巩固和增进他们的团结，但他们在各个国家及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责任提供这种领导这样，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就会吸引、产生新的革命战士，以此拥有世界上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今天，《共产党宣言》的结语更加清晰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1984年3月